

二战将帅

[图文珍藏本]

热血豪胆

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可谓战争的灵魂。

戴高乐

铁与血的战场
谋略与勇气的较量

李言◎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文珍藏本

二战将帅

戴高乐

热血豪胆

李言◎主编

铁与血的战场
谋略与勇气的较量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战将帅/李言主编.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175-110-8

I. 二… II. 李… III. 军事家-列传-世界-现代

IV. K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528 号

二战将帅作者名单

- | | | | | | |
|--------|-----|---|---------|-----|---|
| 《罗斯福》 | 王慧 | 著 | 《丘吉尔》 | 徐利英 | 著 |
| 《斯大林》 | 袁诗宁 | 著 | 《艾森豪威尔》 | 李菁 | 著 |
| 《戴高乐》 | 刘婷 | 著 | 《麦克阿瑟》 | 张伟 | 著 |
| 《蒙哥马利》 | 卜艳军 | 著 | 《朱可夫》 | 杨晨光 | 著 |
| 《希特勒》 | 姜亚林 | 著 | 《墨索里尼》 | 朱智宾 | 著 |
| 《东条英机》 | 刘涛 | 著 | 《隆美尔》 | 张隆 | 著 |

二战将帅

李言 主编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ccapress.com

责编: 常征 孙洁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10-65270593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印张: 130

字数: 4128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80175-110-8/K·046

定价: 240.00 元 (全 12 册)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有人说，法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真正的伟人。一位是众所周知的拿破仑·波拿巴，他凭借一柄剑征服了西方世界，几乎统一了欧洲，为法兰西帝国拓展了疆土，树立了威望；另一位是本书主人公夏尔·戴高乐，他以其坚忍的性格和灵活的手腕，保卫了法兰西的尊严和利益，并为法国在战后取得大国地位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法西斯的铁蹄在法兰西领土上肆意践踏、当大多数的法兰西民众在贝当政府的谎言中浑浑噩噩、当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法兰西作为曾经辉煌的帝国其覆灭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戴高乐适时出现了。

没有拿破仑，也许法兰西不会被后人称道；但没有戴高乐，也许法兰西将不再被后人记忆。

戴高乐于1890年生于法国里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其祖辈都是不甚得志的知识分子。为了建功立业，戴高乐选择了戎马生涯。1912年，戴高乐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以少尉的身份参加了阿拉斯城第33步兵团，开始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此后，他一直在军队和军事机关供职。戴高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伤被俘。一战后的20年里，戴高乐先在一个部队供职，后转到一个司令部工作。1940年，他晋升为准将，并在雷诺内阁重任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1940年6月，在贝当政府决定向希特勒投降、媾和的前夕，戴高乐毅然离开法国，只身来到英国。6月18日，在丘吉尔的支持下，戴高乐在伦敦发表著名的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继续斗争。在演说中，戴高乐坚定地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贝当政府投降后，戴高乐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他以反法西斯和恢复法兰西的尊严为旗帜，发起了“自由法国”运动，后改名为“战斗法国”运动。1943年，他在阿尔及尔领导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解放法国、打击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戴高乐

战后，法国政局紊乱，政府更迭频繁。1958年，经过国民议会授权，在通过新宪法后，戴高乐组织了新政府，开始了法兰西的第五共和国时代。担任总统期间，戴高乐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法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多次公然向强权政治说“不”，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操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任何国家称霸世界的行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整体衰落，戴高乐响亮地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并建议欧洲人能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同时，戴高乐还不顾国内军政界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势力的要求，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独立，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

尽管戴高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恢复并加强了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但是，其不太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得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高，1969年4月27日，法兰西人民通过全民公决，否决了戴高乐的改革计划。

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戴高乐宣布辞去法兰西总统一职。

在写了一段时间的回忆录并作了一些旅行后，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逝世。

对戴高乐的一生，其继承者蓬皮杜总统的评价可谓较为公允和准确——“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戴高乐晚年的执政方针存在一些争议，但完全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戴高乐的烙印；而戴高乐思想和人格必然还会对法国将来的历史，进而也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

目 录

第一章 书香门第	(1)
第二章 军旅生涯	(9)
第三章 喜结佳丽	(20)
第四章 和贝当在一起	(28)
第五章 文学建树	(38)
第六章 不得志	(49)
第七章 法兰西战火	(58)
第八章 接触丘吉尔	(69)
第九章 新征途	(80)
第十章 北非的坚持	(88)
第十一章 自由法国的命运	(97)
第十二章 与维西政权作斗争	(108)
第十三章 严峻的考验	(121)
第十四章 法美关系	(132)
第十五章 “火炬”的前后	(144)
第十六章 与吉罗角力	(156)
第十七章 阿尔及尔的奋斗	(170)
第十八章 联合作战	(183)
第十九章 “霸王”行动之前	(199)
第二十章 诺曼底登陆	(207)
第二十一章 解放巴黎	(217)
第二十二章 外交策略	(228)
第二十三章 苦难与复兴	(241)
第二十四章 远离政界	(250)
第二十五章 隐居生活	(259)

2 戴高乐

第二十六章 重新执政	(266)
第二十七章 暮年生活	(276)
戴高乐年表	(283)

第一章 书香门第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诞生于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上的其外祖母玛约的故居。这是一个世纪的黄昏，是历史即将走向逆转的关头，世纪末的余晖和世纪初的曙光拥抱了这个新生的婴儿。

夏尔·戴高乐一家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破了产的、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因此，正如法国著名传记作家拉古都尔所说，戴高乐世家根本不是福楼拜以及马克思所理解的那种“资产者”，而是典型的保守阶层。而戴高乐的先祖们也都不过是一些笔墨文人、教士、以及宫廷录事。15~17世纪戴高乐家族以戎马生涯为主，家



少年时代的戴高乐

族中有人为法王打过仗。18世纪，这个家族中的一个后裔涉足司法界，曾担任过巴黎议会的检察官。19世纪，从夏尔的祖父开始，这个家族又以科学文化为主要职业，成为人人敬仰的书香门第。这是一个团结和睦、充满欢乐的大家庭，恪尽职守是他们执著的传统。为祖国效劳时，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热血和才智，而没有丝毫的个人企求。

戴高乐的一个祖先曾经在阿桑古尔被害，这在家族中是一件大事，所以戴高乐在《法国和他的军队》一书中有所记载；戴高乐的另外一些祖先是阿马涅阿克地方的保皇军官，因反对勃因第人的妥协和英国人的叛变，

2 戴高乐

在巴黎议会担任法官。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戴高乐的高祖担任诉讼代理人。这时是他家族最富足和兴旺的时候，其社会地位也得到很大地提升。诉讼代理人的长子在恐怖时期被投进了监狱，直至热月9日才获得释放。随即，他开始了在拿破仑军队的邮车上的数年奔波——他就是戴高乐的祖父。

1835年，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一位享誉文坛的多才女作家喜结连理。他们就是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和里尔市的若泽菲娜。朱利安—菲利普是一位史学家，他非凡的人生经历和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使他致力于史学、古籍研究，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839年，朱利安—菲利普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从而蜚声法兰西。他认为：“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仇恨之火的干柴；他记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的怪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默默无闻，苦心研究，虽然其作品不及他的妻子多，但在他的领域却功绩卓著。

若泽菲娜在文学界享有盛名，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出生在一个小资产的烟草主家里，家庭的殷实和幼年的教育为她日后成为一名作家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她没有接受信奉正统、思想保守的丈夫的约束；她思想活跃，待人处世毫无被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她的作品包括《夏多勃里昂传》和《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贝尔伽特尔和阿黛玛尔》、《蒙洛儿的瓦莱里》、随笔《宽慰之年——献给苦难的灵魂》等等。当时社会赋予人民大众的角色在若泽菲娜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军队、教士、骑兵、社会主义的革命者，还有一些游记，使她的书名在图书馆的目录就占有8页之多。所以，称其为文坛女杰也不夸张，出版商说她的作品有浓郁的“英国味”。她一手主办和编辑的《家庭杂志》受到了包括朱尔瓦莱斯、普鲁东等社会主义者的高度赞扬。曾经阅读过该书的人都不会忘记若泽菲娜，因为她带给人们的是快乐——家庭的快乐。

祖父母的执著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戴高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小到大，他们的作品都在影响着他。家族的文化渊源，祖父的史学功底和祖母的文学功力，以及他们的智慧和知识源泉，这一切都熏陶和塑造了戴高乐，从而使他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戴高乐的祖父母共有3个儿子。

长子夏尔·戴高乐，从小就患有痼疾，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事对凯尔特

人的研究。凯尔特人是远古时期分布在法国的不列塔尼半岛和不列颠岛上的土著居民。戴高乐学会了威尔士语和不列塔尼语，并用笔名巴兹·戴高乐发表过一系列塔尼语的诗歌，巴兹·戴高乐在不列塔尼语中译为“吟咏诗人戴高乐”。后来，他还发表了一部关于18世纪凯尔特人的生活专著。在该书中，他幻想不列塔尼人同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戴高乐是一个爱幻想的浪漫诗人，其爱国热情也体现在诗中：“在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并不关心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夏尔·戴高乐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小夏尔的心灵里，影响了他的一生和他的军事事业。为了纪念他们早逝的兄弟，戴高乐的父母给戴高乐取了和他伯父一样的名字。

次子就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朱尔·戴高乐，他对法国5000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种。至今，法国自然博物馆还陈列着他的肖像。朱尔·戴高乐在他的家族中又是一个留给后代人的典范和榜样，他对他的兄弟影响深远，当然，对小夏尔也产生了一些熏陶和影响。

最小的儿子亨利就是戴高乐的父亲，他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象牙一样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十足的保皇党人。最初，亨利选择的就军人生涯，他的爱好没有哥哥们那么广泛，而且他也没有他们的才学。他个子修长，看起来还有点驼背，但是很有军人的矍铄和轩昂的气质。从小，亨利就梦想能当一名军人，经过刻苦的努力，他最终考上了以培养陆军技术人才著称的巴黎工艺学院。但是命运捉弄了他，家庭的变故、父亲的逝世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择业方向。从巴黎工艺学院出来后，亨利首先当了一名色纳省省政府里的公务员。但为了抗议法律对他的一位同事的不公平判决，亨利毅然辞去了职务。生活的压迫和困苦不允许他获得丝毫的闲暇，最终，亨利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他在位于沃吉拉尔大街389号的母校圣玛利亚耶稣会学校教书，教授哲学、文学和数学，不久即升为学监，最后当上了校长。教师的职业使亨利成为一名更加虔诚的天主教徒。戴高乐曾这样评价他的父母：“我的父母是有见解、有学问、尊重传统的人，他们对法国人充满热情。他们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命运虽然和亨利开了一个玩笑，但他的愿望最终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866年8月，

4 戴高乐

亨利·戴高乐同表妹让娜·马约在里尔结婚。有了妻子的关心和照顾，生活的重担得以逐步缓解。他们一共孕育了5个孩子：老大格扎维埃，一名矿山工程师；老二就是夏尔；老三，也是惟一的女儿玛丽—阿涅斯，嫁给了矿山工程师；老四雅克也是一个矿山工程师；老五皮埃尔是银行家。

戴高乐母系世代都居住在里尔市，虽然他出生在里尔，里尔也是他终生回味不已的地方，但由于戴高乐是在巴黎长大的，所以，他更多童年的美好回忆是关于巴黎的，这也是戴高乐后来称自己是“巴黎的小里尔人”的缘故。

1886年，夏尔与其兄一起进入了沃吉拉尔教会学校，老师就是他们的父亲亨利。

亨利经常给孩子们讲普法战争的历史。当时亨利是中尉，在一次突围中受了伤，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创伤，他强烈的雪耻情绪和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溢于言表。亨利把这一切都讲述给他的孩子们，并让他们知道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需要他们这一代努力为国争光。

他还经常在星期天带孩子们去向法兰西的烈士们致敬，拿破仑墓前、凯旋门、凡尔赛、斯坦战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当他们经过凯旋门时，亨利就会给他们讲拿破仑·波拿巴的一些事迹：他个子矮小，但他带给法兰西的辉煌却无人不称颂。在8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使法国人有了个健全的、有权威的政府，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甚至还在国外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结盟打败了俄国。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像拿破仑一世一样扼杀了人民的政治自由，但也和他一样，由于使得帝国声威大震而颇得人心。第二帝国初期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路易—菲力普国王曾在法国建立了铁路网，而拿破仑三世则把它扩大了两倍多。到1870年，法国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工业强国。

戴高乐一生都很感谢父亲的谆谆教诲。

受父亲的感染，戴高乐自幼就是一个聪明、勇敢而又非同寻常的孩子。他有着高出同龄人一大截的个头和异于常人的大鼻子。他好动、好斗又好胜，从不愿屈居人下；性格倔强，甚至有些刚愎自用；身体坚强，他哥哥说他是掉进冰山里的夏尔；从小准是在冰水里泡着长大的，身体总是硬邦邦的。和朋友在一起玩时，他总是占上风，充当将军和元帅以压别人一头——而且还必须是“法国军队”的元帅和将军，然后让别人扮不同国

籍的士兵，这种游戏对他非常有吸引力。有一天，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来向妈妈诉苦：“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很委屈地哭着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员的命令，他就打我。”“哪个司令官？”妈妈感到很有意思。“就是哥哥夏尔，我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及时把‘情报’吞掉，他就狠狠地敲我的脑袋！”还有一次，大哥格扎维埃因为老是扮演德国皇帝而玩腻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不料想戴高乐霸道得很，竟生气地叫起来：“不行！不行！法国是属于我的！”后来有一位戴高乐研究者说，戴高乐家庭的血液中保存着一种军人的基因，并代代相传。戴高乐幼时的游戏癖好，其实是他未来生活的一种先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戴高乐的兴趣更倾向于读书，他最喜欢的功课是文学和历史。

当年，亨利·戴高乐在多尔多涅河谷买了一处普通却颇富雅趣的别墅，全家每年都到这里休闲度假。当时，孩子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戴高乐每次带的都是法国史。“在这位蛮横、富于幻想的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作品和任何友情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历史小说的作用相比。”因为这些国内外大事每时每刻都让他神往。

在富于幻想的少年时代，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小戴高乐如饥似渴地寻求着知识的源泉，不但从历史中认识过去，而且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他阅读了大量的作品：从阿莱西亚军营到色当



第13名学员

军营；从加洛林王朝教育法到著名政治家法鲁的教育法；从龙格维尔夫人的武装出征到贝雷公爵夫人的鲁莽行动；从法国古时的盐税改革到当今的国家财产法，可以说他几乎做到了博古通今。

戴高乐从法兰西的历史中总结出两条经验教训：

一是从菲利普·奥古斯特到布朗基，法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整体，法兰西民族也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但一旦出现分裂主义分子，“人人为法兰西效力”便成为一句空言；二是在政治举动中，保持国格是至关重要的。

戴高乐对法兰西的延续性持有坚定的态度，这使他认可了圣茹斯特和罗塞尔，并将两者统一于大教堂建筑者的事业中，也许就是这一点使戴高乐接受了贝玑。他同莫拉斯也因此而分道扬镳，因为莫拉斯认为排他性对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的生命有一定的危害性。

戴高乐阅读希腊的抒情诗、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并对这些书籍有着深深地迷恋，他最喜欢法国的诗人兼剧作家艾德蒙·罗斯丹的诗作。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成名作《雄鹰》。这是一部关于军事题材的悲剧，讲述的是拿破仑的儿子在拿破仑失败后，流亡到了他外祖父的故国——奥地利。尽管他努力奋斗，最终却客死他乡。这部充满爱国激情的悲剧，使戴高乐沉浸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中而无法自拔，他发誓长大以后要去当兵。自此以后，戴高乐更倾心于罗斯丹的作品，他心里永远都铭记着罗斯丹的作品《西哈诺》。

同时，戴高乐还熟读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因为他们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对此他总是有浓厚的兴趣。他也喜欢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19世纪擅长描写印度风情的吉卜林。在他的笔记上记有一句话：“每个人都在扼杀自己所喜欢的事物！”这句话出自奥斯卡·王尔德。摘录名家名言已成为戴高乐的一项爱好，他持续了若干年。因为要读一些他喜欢的英国作品，所以戴高乐下功夫学习英语以至于倒背如流，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后来，他在总统的讲台上运用自己的这些优点，将演讲发挥得淋漓尽致，给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人夏尔·佩居伊也是他的偶像。佩居伊的作品优美细腻，笔法精巧娴熟，内容多以圣女贞德为主，充满追求和活力。佩居伊深受20世纪初实验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当时的柏格森是思想自由的代表，也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

结合的坚定信念，戴高乐尤其喜欢他的作品《物质与记忆》和《创造性的进化》。柏格森的一些观点对戴高乐成长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5岁时，戴高乐借鉴罗斯丹和柏格森的作品，尝试性地创作了一出短小的诗剧《苦相逢》，剧中描述了一个天真的过路人被一个奸诈的恶棍骗走钱财的不幸遭遇。他用尖刻的语言、辛辣的笔法，表达了对过路人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也表达了对其愚昧的惋惜，恶棍的丑恶嘴脸更在剧中暴露无遗。这部戏剧给戴高乐的研究者留下了史料。其中还有一些经典的话语，例如“看吧，狡诈的乞丐在华宅中挥霍；施者呢，却自食其果，在街头流浪徘徊”。他把它寄给了正在举办诗歌竞赛的奥尔纳省文学杂志，并获得了一等奖。作为报酬，戴高乐可以在25法郎奖金和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刊登作品，并由此具备了一个文人的风度和坚定的志向。

哲学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会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不少传记记者说，戴高乐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通读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名著，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实验主义哲学，这些哲学对他影响深远，贯穿了他的一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找到印迹。他在该书中说：“……由于本能，我们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同时，他还指责1914年的参谋部“未能做到足够地柏格森化”。

柏格森的“活力论”、“生命的冲动”、“创造性的进化”等概念都出现在《剑刃》一书中。

从1894年到1896年，法国参谋部的军官、花花公子埃斯特阿齐少校一直向德国人出卖情报，但法国反间谍机关却控告年轻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犯了通敌罪。就在这一控告证据不确凿而将被撤销时，居心叵测的反犹太主义者却通过几份伪造文件使得该案愈演愈烈。

盛极一时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的作者爱德华·德律蒙推波助澜，他撰文指责富有的犹太人曾设法保护卖国贼。德雷菲斯上尉被投进了监狱，囚于魔鬼岛。这就是著名的使法国军队的威信一败涂地的“德雷菲斯事件”。

德雷菲斯事件是法国政局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当时，全国上下人声鼎沸，群情激动，它的余波在法国震荡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事件导致的最为直接的、也是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军队的威信被严重损害，人们

对军队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不少军官辞职，一度被认为是荣誉的象征、曾经门庭若市的军官学校门可罗雀。

拿破仑三世的疯狂冒险、法国人在普鲁士人手中的惨败以及德雷菲斯事件，在很多法国人看来都是当时的政治体制的恶果。

夏尔的父亲同情德雷菲斯，并为他进行辩护。亨利·戴高乐的处境变得极为糟糕，并被莫须有地诬陷为“德雷菲斯分子”。一天，沃吉拉尔的警官不请自来，他声称同“戴高乐神父”有“公干”。亨利不卑不亢地说：“尊敬的警官先生，我不是戴高乐神父，我是亨利·戴高乐，我想这里没有你的公干！”警官尴尬地笑道：“先生，怎么能说我的公干与你毫不相关呢？虽然你穿着贫民的服装，但并不证明你不是耶教会会士啊！还有，你总不能说你与德雷菲斯上尉一点关联也没有吧？”亨利依旧不失风度地答道：“尊敬的警官，如果信仰上帝和热爱祖国与神圣的法兰西有什么抵触，我可以同你到你那里去——由你处置！”

这时，一个幼小的声音喊道：“所有的卖国贼和亵渎上帝的人都将进入地狱，你想让你的灵魂升入天堂吗，尊敬的警官先生？”

警官怏怏地走掉了。雅克·戴高乐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孩子和母亲都吓呆了，不知所措，生怕警官囚禁父亲——因为那时他已变得怒不可遏，但夏尔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怒斥了警官。说得那位警官无言以对，面红耳赤。这令我们和母亲非常惊奇，我们知道我们已取得了胜利。”

这时，国内艾菲尔铁塔建立，法国联盟缔结，巴拿马公司拒绝付款，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玛丧塔、萨道瓦、法旭达时代已经过去，亨利·特奥尔良亲王到中国旅行。法国民族主义高唱戴鲁莱德的调子，法国军队正转入麦西埃、布瓦德弗尔和索西埃之手。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戴高乐出现了。

第二章 军旅生涯

戴高乐逐渐长大，他开始有意识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了。1900年到1911年间，报考圣西尔军校的人数从1895人减到了871人。虽然当时的一些年轻人已不再梦想成为一名军人，更不再把当军人看做是自己的最高抱负，但是戴高乐却下定决心要考入军校。即将成年的戴高乐意识到了报考军校不像童年的幻想那么简单，对他来说，“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在军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他要到军队中去寻找属于他的法兰西。“要共和国还是要国王”，这个父母曾问过的比较尖锐的问题，至今他还记忆犹新。记得当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法兰西。”他甚至还想像自己率军胜利而归，他们威风凛凛地走过凯旋门时的热烈场面，人们见到他们时的高兴神态——这样的梦想已经离他不远了。

但戴高乐刚进入学校就听说有了新的规定，对于希望殷切的他来说，这就像是被兜头泼了盆凉水一样——他失望极了。

根据不久前通过的一项条例，凡是军校招生会考中已被录取的学生，应一律先到军团服役一年，以贯彻不先当兵就不能担任指挥官的这一条原则。

于是，戴高乐不得不背起行囊，于1909年7月到驻阿拉斯的步兵第33团，成了一名大兵，日复一日单调地打包、做清洁工、削土豆皮，这是他每天的任务。这种训练已经让他厌恶透顶，他从心里



青年时代的戴高乐

鄙视这种训练方式。在给家人写信时，他说：“我已经可以给整个军营的指挥官们讲课了，但现在却只能干些挑水、烧饭的琐事，真是使人厌倦极了。”不过阿拉斯好比《西哈诺》第4幕的战场一样让他感到刺激：它曾是一个战场，贡岱和杜莱纳曾在斯加泊河两岸对峙。因此，戴高乐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圣地，可以充当圣瓦斯特城的向导。第一次体验真正的从军生活还是足以让他兴奋的。他读完了随身携带的佩居伊、柏格森、布特鲁及巴莱士等人的著作，还经常出入图书馆——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有许多宝贵的书籍，那是一个人可以寻求慰藉的地方。他同室的战友称他为“瘦高个儿”，他的个性和风格已在他的战士军装外表下显露无遗。当有人问到他当时的连长，为什么不给这位新兵——一个不同凡响的新兵破格晋升时，“我有什么办法能任命一个小青年当中士呢？尽管他有担任大元帅的才华。”杜涅上尉辩驳道。

1909年8月，戴高乐得到了通知，他已通过考试——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以第119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同年10月，戴高乐真正成了圣西尔军校的正式学员，终于实现了他少年时从军的梦想。进入学校，是戴高乐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尽管有人说，戴高乐如果选择了文学也许会成为出色的文学家，但是一旦进入圣西尔军校，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成为文学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

“军队是祖国的灵魂，即祖国本身。”这是戴高乐所钦佩的法国教育家埃米尔·法盖的名言。他在从军后的第一则日记中记到：“军队是一座坚强的堡垒，它将为祖国决定一切。如果堡垒倒塌了，只有依靠它坚强的本身才能把漏洞补上。在这动荡而又四分五裂的国度里，如果有复兴的希望，这个希望将在军队里产生。当我穿上军装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已经深刻地明白什么……”

不过，戴高乐在开始军事生涯时，到处是工人接连不断的罢工：全国就爆发了1000多起罢工，1911年则发展到平均每天爆发4起罢工，1905年到1911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竟然达到了13万人之多。民主主义情绪热烈高涨，人们更多的是崇拜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一个叫居斯塔夫·埃尔韦的中学校长不无抱怨地说道：“爱国主义简直一文不值，军官们更一无是处，我们要把军旗插到牛粪上去。”

戴高乐概括自己的军队时说：“当我参加军队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之一。虽然各个地方对军队有许多的批评和指责，却不过